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青霜剑

冯玉奇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青霜剑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霜剑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2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. 冯玉奇卷)
ISBN 978 - 7 - 5034 - 9607 - 3

I. ①青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6732 号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4.25 字数: 146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为父报仇 单身冒险闯虎穴	1
第 二 章	叔侄误会 各显神通拜师伯	21
第 三 章	见色起淫心 风流女欲嚼童子鸡	36
第 四 章	睹艳思巧计 癡痢僧剑斫小白兔	53
第 五 章	青龙寨中大斗剑光 良骥得娇妻	73
第 六 章	白虎星到 兄弟残杀一心抢做王	91
第 七 章	奋勇除妖 青霜剑竟做月下老	105
第 八 章	正能克邪 白人凤到底遇良师	122
第 九 章	牛郎山被劫魔王洞	142
第 十 章	落凤坡痛杀忤逆子	158
第十一章	知恩报恩 多情女投身做丫鬟	172
第十二章	将计就计 薄幸郎出奔花烛夜	186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01

第一章

为父报仇 单身冒险闯虎穴

日薄西山，暮烟四起，黄昏将降临大地的时候，斜阳犹显出了无限娇媚的样子，照耀着那一片白茫茫的湖水，好像是个光圆的明镜。此刻被斜阳的反映，水面上浮现了金光灿烂似的色彩。因为微风吹动的缘故，所以远远地望去，只见金光万道，银蛇千条，在湖水里忽吞忽吐，更像一个顽皮的孩童，在不停地跳跃。

蔚蓝的天空中，彩云周绕，好似天仙散花般的，且点缀着三五小鸟，横空飞掠，低吟着安息的晚歌，向那森林中去找寻它们的归宿。这一幅天然色彩的油画，说不出的美丽幽雅。可是前人有诗咏日暮，谓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这两句诗真是一些也不错，因为不多一会儿，那些彩云早已变成灰褐的颜色。沿湖四周的丛林内，也笼罩了一层惨淡的云雾。山上奇峰独立，怪石突兀，羊肠小路，形势十分险恶。尤其晚风吹动远近树叶儿发出哗哗的巨响，会令人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恐怖。

原来这是身跨江浙两省的太湖，太湖形势这么险峻，早已成为盗匪出没之区。所以一到傍晚的时候，单身客商都不敢往来行走。不料就在这个时候，偏有一阵雷响似的叫船声传遍了整个太

湖，因为是寂静的缘故，所以四周山谷中也会激发出一阵响亮的回音。随着这一声叫喊之后，密密的芦苇丛内就划出一叶小船来。船上站立一个大汉，穿着一身破衣服，胸口还现了一丛黑黝黝的长毛，面目狰狞，令人感到可怕。他划着木桨，靠近湖边的时候，两道凶锐的目光，向岸上那个叫船的望了一眼。不料这一望，真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你道为什么？原来岸上那个叫船的黑脸少年，面若判官，眼如铜铃，一张血口，满腮胡须，生得仿佛燕人张翼德。他身穿一袭黑色缎的大氅，里面黑色缎的夜行衣，胸前密密地打着英雄结。头上青布勒额，脚踏抓地虎头鞋。威风凛凛，眉宇间满显出一股子杀气，令人生畏。最使人感到骇异的，是他背上插了两柄大铁锤，仿佛荷花缸大小的，足足有千把多斤的分量，以此可知那少年的蛮力也足以惊人的了。

摇船的那个大汉，睹此尊容，也不免暗暗吃惊，心中暗想：他妈的，这只小蛮牛倒也不是好惹的，咱的面孔，大家都呼咱为鬼王，那么他这副脸儿真要做咱鬼王的老子了。一面想，一面镇静了态度，很客气地问道：“这位客官，你可是要渡船吗？”那黑脸少年很性急的神气，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舟子，你快把小爷渡到对面的落凤坡上去，越快越好，渡到对面，重重地赏你是了。”

摇船的大汉一面把船摆近了岸边，一面给他跳下船中，遂把小船向湖心里划了过去，一时又暗自沉思了一会儿，觉得这只小黑牛到落凤坡去一定不怀好意，他若上山去寻事闹的，他妈的，咱何不先下手为强？想到这里，船已到了湖心。他立刻在舱内取出一柄朴刀，向少年一扬，大喝道：“跑江湖的朋友！识趣一些，你也应该明白咱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快些把腰包里的钱孝敬

了老子，不然，咱老子可要给你吃板刀面。板刀面若嫌不好吃，咱就请你吃个肉汤团，你瞧怎么样？”

那黑脸少年站在船上，望了荡漾的湖水，似乎正在想着过去那幕伤心的事情。突然见舟子取出朴刀，向自己说了这么一大套不伦不类的话来，他反而一阵子哈哈大笑，接着把铜铃般的眼睛向他一瞪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入你的娘！你这个毛贼可是吃了豹子的胆？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了吗？咱小爷东西南北，四海五湖哪个地方不跑到？从来也没有听过什么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规矩呀！今天倒要尝一尝你这小毛贼的板刀面，看究竟有几分力量？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舟子的朴刀早已向他直劈了过来。那黑衣少年却不慌不忙地把头伸了过去，说也有趣，只听叮当的一声响亮，那柄朴刀仿佛砍在铁块上，竟陷进去一个大窟窿。舟子这一吃惊，非同小可，暗想：难道他是铁头不成？其实黑少年无非用的气功，所以把那朴刀反倒砍成缺口了。当时舟子把刀缩回，说声：“小子，有本领下水来玩儿吧！”扑通的一声，早已跳入湖水中去了。

黑少年见此情景，忍不住又哈哈地大笑起来，骂道：“妈的龟孙子！小爷还不曾动手打你哩，你就逃跑了吗？真的太不中用了。”谁知那个舟子既跳入湖水中后，在怀内取出警笛，就是这么一阵子狂吹。只见沿湖四周，从芦苇丛内，立刻又放出十余艘小船，船上站有数十名喽啰，各执大刀，齐向黑脸少年杀了过来。黑脸少年哪里放在心上，遂在背上取下那一对大家伙，向他们扬了一扬，喝道：“你们这帮狗养的毛贼！脑袋到底生得怎么的结实？也禁得住小爷的大家伙击一下子吗？来来来！不怕死

的，只管上来试试吧！”众喽啰见了这一对大铁锤，把一股子勇气也消失了，心中都感到有些害怕。但是摇船的只管把小船向前摇了过去，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，鼓着勇气向那黑衣少年包围拢来，而且口中还大声喊杀，无非是助助自己威风的意思。那黑衣少年见他们来近，勃然大怒，遂把双锤一举，大喝了一声。经他这一声大喝，几个胆小的喽啰，两脚发软，早已跌了下去。那黑衣少年见了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遂索性把铁锤舞动得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地使得他们眼花缭乱，一个一个打得头破血流，脑浆直进，哭爹喊娘，仿佛落花流水。不上三个四个回合，大家都纷纷跳到了水里去了。

那黑衣少年打得兴起，哈哈大笑，口中兀是大骂道：“入你的娘！你们也知道小爷的厉害吗？”不料就在这时候，黑衣少年站着的这只小船上竟有湖水如注一般地渗进来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船底里有一个大洞。原来这帮水盗唯一的本领，就是在水底里的功夫。他们遇到了劲敌之后，便都逃下水中，把对方的船身打翻。因为这个少年手中有这两个大家伙，他们竟没有能力把小船推翻，所以只好在船底凿洞了。那黑衣少年见船身将沉，遂又大笑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乖乖！我的儿子啊！你们打量咱小爷不会水战吗？咱小爷在水里有七天七夜可以住哩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把身子做个蛟龙入海之势，一下子跳到湖水里去。

那少年一落下湖水之后，这些水盗真恨爹娘不生了他们的翅膀，在他们的意思，是最好立刻从水里给他们逃到天上去。原来这少年在水里施展那对大家伙，比陆上更厉害着十分。一时只听水花飞溅之声，澎湃不绝，浪头高涌，仿佛太湖里出了一条蛟龙

一样。众水盗不要说近他不得丝毫，他们自己你折腿，我断臂，他流血，你哭爹，纷纷地早又四散奔逃，齐向对面落凤坡岸上逃去了。

诸位，你道落凤坡是个什么样儿的地方？原来落凤坡的山顶有个青龙寨。寨主姓江，名叫上峰，年纪已经五十八岁，但本领十分高强，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。他乃是黑道上数一数二的人物，绿林中好汉没有一个不尊称他为大哥的。就是临近的飞虎岭、长蛇岭的寨主，也时时送物孝敬他。因为江上峰部下头目众多，可说兵精粮足，且前有太湖之保障，后有山道之险恶，人杰地灵，所以它仿佛是个小小的国家，自称孤王。官兵不敢前来剿灭，即使前来征讨，也是片甲不回的，因此也只好给他个横行一时的了。再说江上峰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，大儿大女乃前妻所生，次男次女乃续弦所生，只可惜两妻都已亡故多年，所以他的生活十分孤单，幸而他倒不是个好色之徒，平日也安静地过去。大儿子江大郎今年三十岁，生得獐头鼠目，一个枣子核的脸儿，奇丑再加十分，不过他娶个媳妇徐碧痕却是花朵般好看，且生性风流，因为大郎其貌不扬，使她感到彩凤随乌鸦的遗憾，所以小两口子感情并不十分好。大女儿江大姐的年纪虽然已有二十六岁，不过尚待字闺中，没有婆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她和江大郎真是一对儿兄妹，生得大眼阔口，高鼻黄齿，好像是个母夜叉再生。所以这一块臭肉，是没有人过问的。但是两人的武艺倒着实不错，大家都使用一条金制盘龙的棍子，足有五百多斤的重量。说也奇怪，大郎大姐这样奇丑，可是二郎和二姐，绝对相反。二郎今年二十岁，生得美如宋玉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还

没有娶妻。二姐年华双八，眉不画而翠，唇不点而红，芙蓉其颊，杨柳其腰，大有西子复生之美。因为她在金光圣母的万寿山上，一住十年，所以她的本领较着诸兄姐尤为高了一筹。寨中大小头目无不想博得她的欢心，在她那儿得一些好处。但江二姐年纪虽轻，眼界自高，对于寨中头目一个都不放在心上，所以这些头目的妄想，真所谓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。

这些且表过不提，那个黑脸少年见水盗们纷纷逃上岸去，遂也追踪跳上了岸，但身上那件黑缎的大氅早已落在湖水中了。他追赶了几十步路，见前面有个小小的酒店，屋顶上插了一面三角形的小旗，上书“杏花酒家”四字。黑少年最喜欢的，就是这酒，当下心中大喜，暗想：何不进去饱餐一顿，再上去报仇也不迟。他打定主意，遂跨步进内，把两个大铁锤在桌旁一放，自己在凳子上坐下，大声喊道：“酒保！他妈的，小爷不是主客吗？为什么不出来招待咱？人死完了不成？”

随了他这一阵子大叫，便有个店小二匆匆地走上来，满脸赔了笑容，打躬作揖地叫道：“黑大爷，好久不见了，你不要发脾气，要吃些什么菜呀？”黑少年向他望了一眼，见他是个猴子的脸，真有些令人感到滑稽的，遂也笑骂道：“入你奶奶的，你认识老子吗？那除非你在前生里认识的了。”店小二笑道：“黑大爷，昨儿晚上，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大爷来喝酒，所以小的就认识你了。”黑少年瞪他一眼，喝道：“休得胡说八道，你以为小爷黑吗？小爷今年还只有十八岁，人家都呼咱为小白脸儿的，你怎么就嫌小爷黑起来了？”

他说完这两句话，不料却听得一个女子扑哧的笑声，心中好

生奇怪，忙回眸望去。只见柜子内坐着一个花信年华的少妇，生得十分风流妩媚，她秋波盈盈地抛给自己一个俏眼儿，抿嘴嫣然地笑。这就感到不好意思起来，暗想：她一定是笑咱自称为小白脸吧！就在这时候，听那少妇向店小二说道：“阿根，你这奴才不正经地向客官做买卖，尽管啰唆的什么？”那黑少年听她这么说，方才向店小二吩咐道：“你听到了没有？拿十斤陈酒、十斤羊肉、十斤牛肉来，快给小爷吃了，可以上山报仇。”店小二连连点头，遂回头向那少妇暗地里丢了一个眼色，方才走到厨下里去了。

不多一会儿，店小二把酒菜端上，还用一只挺大的海碗，给他斟了满满的一杯酒，笑道：“小黑爷，你老人家请多用一杯，咱们小店里的酒，喷喷香，蜜蜜甜，全是二十年的陈年酒。”黑少年见他表情发噱，十分有趣，遂又笑道：“他妈的，又是小又是老，你到底叫咱什么呀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捧了那碗热气腾腾的酒，正欲一仰脖子喝下去，谁知冷不防半空中飞来一只银镖，噗的一声，钉在那个黑少年面前的桌子上。那黑少年倒是大吃一惊，遂放下海碗，立刻用眼一瞧，只见镖头上飘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酒中有毒，千万勿饮。管闲事人白。”黑少年瞧了这几个字，方知那酒店是山上匪党开设的，这个管闲事人不知道是谁？那真是咱的大恩人了。于是把那一海碗的酒直向地上抛去，果然有一股子烟火冒起。他叫声“好险”，勃然大怒，猛地把桌子推翻，伸手将站在旁边的店小二一把抓住，仿佛老鹰捉小鸡般。那店小二乱蹬起了两脚，没命地大喊：“小爷饶命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坐在柜子内那个少妇手持宝剑，便即纵身飞了过

来，娇声叱道：“小黑牛，不得无礼，你老娘来也。”黑少年把店小二掷向地上，把两个大铁锤提起，一面迎敌，一面破口大骂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婆娘，竟敢暗计陷害小爷吗？小爷料事如神，岂能中汝等的圈套，你有本领与小爷大战三百回合。”那少妇也娇声喝道：“小黑牛，不要夸口，三百回合算什么稀奇？有本领的，跟老娘上山到床里去大战六百回合又何妨？”说到这里，秋波瞟了个她一贯风骚的媚眼，忍不住又嫣然地笑了。黑少年听她这么说，可见是一个贱骨头，遂不再答话，举起双锤，向她做个泰山压顶之势直打下去。那少妇见来势不轻，遂举剑相格，只听当啷一声，少妇的纤手只觉虎口大震，又麻木又疼痛。知道蛮牛厉害，不能力敌，只能智取的，遂只好把剑向他上三下四地虚击，两人战个不停。

作书的，趁他们交战的时候把这个少妇向诸位交代一个明白。原来这杏花酒家正是青龙寨的眼线，假使有人上山去寻仇，他们就把那人用毒酒害死。店中每日主持的人，是寨中大郎兄妹以及大小诸头目等轮流值班的。今天挨到的恰巧是大郎的妻子徐碧痕，她原是一个风骚成性的女子，所以便向蛮牛调起情来了。这时店小二阿根见两人大战，觉得大奶奶恐怕未必是蛮牛的对手，于是溜出了酒店，便飞奔上山去报告大王了。

江上峰的军师皇兴道人，他是个白莲教门下的徒儿，平日专以邪术惑人。这天他对大头目朱光亮、二头目赵天龙、三头目秦宝同、四头目张贤芳、五头目李瑞成、六头目沈合根以及诸大小头目等朗朗地说道：“我王江上峰，德高望重，且兵精粮足，理应登殿接皇帝之宝座。且今昏君暴虐不仁，我们将来起兵前去问

罪，一统天下，你我均属开国元勋，不知众位的意思如何？”众头目听军师这么说，岂有不赞成的道理，遂向江上峰拜倒在地，齐呼万岁。江上峰心中好不欢喜，抚着飘然长髯，哈哈大笑，连喊“孤王何德何能？罢了罢了”。于是封皇兴道人为大丞相兼大军师之职，封朱光亮为左将军，封赵天龙为右将军，以下头目一一加封。皇兴道人又道：“我王既登龙位，理应立个太子。”江上峰听了这话，倒不免沉吟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孤王意欲立二郎为太子，不知丞相意思怎么样？”这时江大郎坐在旁边，心中好生恼怒，遂冷笑不止。江二郎瞧此情景，知道这个绝对不能实行的，遂不待丞相回答，就离座而起，说道：“父王这意思，孩儿以为不可。自古废长立幼，莫不大乱。今日父王若因爱儿，恐大事有变了。”皇兴道人听了，点头笑道：“二郎言之有理，切勿废长立幼，以生祸变。”江上峰听了，没有办法，遂立大郎为太子，封二郎为护国公，封大姐、二姐为郡主。兄妹四人听了，遂跪叩谢恩。

江上峰正欲大摆酒宴，表示庆贺。谁知众小盗气急败坏地奔了上来，跪在面前，报告道：“禀告大王，下面来了一个黑脸少年，本领十分厉害，他要上山来寻事，请大王定夺。”江上峰正在欢喜之间，忽然听此消息，心中好不恼怒，遂大骂道：“何处来的野小子！胆敢前来送死，谁去拿来？”江大郎因为自己立了太子，非立些功劳不可，遂挺身而出，说道：“父王，儿臣愿去擒来。”江上峰大喜，遂命虎威将军张贤芳带领喽啰兵百名，一同前去助战。两人领命，遂各执武器，匆匆地下山而来。不料来至半山之间，正遇店小二阿根飞奔上山。店小二一见大郎，遂慌

慌张张地报告道：“大公子！哎哟！不好了。那个小黑牛正在酒店里和大奶奶交手，看来大奶奶不是他的对手，大公子快些下山去助战吧！”

江大郎一听自己妻子危急，顿时气得怪叫如雷，骂声“入他的娘”，遂一个飞步，提了金棍，先急急地直奔杏花酒家而来。到了酒家，一脚踏进了门，瞥眼就见自己的妻子被一个黑脸少年搂在怀中亲嘴。你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徐碧痕和黑衣少年交战了五六十个回合，却是不分胜负。碧痕心生一计，遂将身子就地一滚，把头直向他的胸口撞了过去。这原是她唯一的解数，名叫钻心针，谁给她撞着，没有不吐血而死的。不料那个黑衣少年却有能耐，他立刻放下双锤，不慌不忙地伸展猿臂，就在她腰肢上轻轻地一搂，齐巧成了一个嘴对嘴、胸对胸的情势。那黑衣少年虽说不贪女色，不过究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如今胸偎了她柔软的乳峰，而且碧痕吹气如兰般地把小嘴儿凑到他口边，一时怎不情动意动？因此忘其所以然地，却把她红红的小嘴儿吻了一个够。碧痕一则怕死，二则贪欢，所以偎在他怀中，却是服服帖帖的，尽管给那黑少年默默地温存了一回。可是这一幕情景瞧在江大郎的眼里，真是气得一佛转世，二佛升天，不禁暴跳如雷，怪叫了一声，把身子直奔了过去，举棍直击，大骂道：“你这无耻的小王八，胆敢戏吾的爱妻？本太子不给你一个教训，怎知太子的厉害？”那黑少年慌忙放下碧痕的身子，在地上拾起双锤，一面飞身跳到店外的空地，一面大骂道：“你这个臭王八！什么太子鸾子？有本领的来与小爷见个高低。”碧痕因为刚才情景被自己丈夫瞧见了，心中好生羞涩，遂红了两颊，立刻仗剑飞奔追

出，娇声叱道：“你这个小黑牛往哪里逃？老娘若不把你一剑结果，怎消咱心头之恨？”江大郎在后面忙道：“爱妻不必动手，待为夫的把他结果是了。”说着话，金棍已到，于是三个人你来我往，遂大战起来。

三人交战了多时，却不分胜负。不料正在这时，一阵狂喊之声，山上早已杀下百余名喽啰，向那黑少年密密地包围拢来。为首一员大汉，年约三十，手执阔背大刀，加入战团帮助。江大郎见贤芳到来，心中大喜，遂奋力而战。那黑少年虽则孤掌难鸣，却也脸不改色，运足神力，把铁锤舞动得一片银光，将那些小喽啰杀得纷纷溃退，再也不敢近前。江大郎见孩子们胆怯，遂狂喊道：“后退者立斩，擒此贼者受上赏。”喽啰们听了这话，只好冒死向前。但铁锤是无情之物，只见锤光过处，血肉横飞，满地尸体，惨不忍睹。那黑少年见喽啰们越杀越多，心中好不焦急，暗道，枉是杀了那些可怜的小东西，哪有什么意思？遂大声叫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快速退后，枉死无益，给小爷杀了这个臭贼子，方显小爷的奇能。”众喽啰听了这些话，遂又向后崩溃而退。黑少年一个箭步，直击江大郎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突然黑少年觉得脚下有什么东西一滑，身子就向前直扑了下去。于是喽啰们蜂拥上前，取出绳索，把他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。江大郎等好生奇怪，忙回眸四望，这才见二郎站在山坡上，他向黑少年脚下发射两颗弹丸，所以黑少年滑倒在地上了。江大郎遂忙吩咐把黑少年押解上山，给父王发落，于是大家向山上聚义厅而来。

黑少年见那聚义厅足足有三丈多高，气象巍峨，富丽堂皇，好像是宫殿的样子。走上厅去，先得步行阶级二十级，里面深且

远大，正中宝座上坐一头戴皇冠的老者，年纪六十许，十分威严。两旁坐女子两人，一如无盐，一若西子。其余都是身穿奇异服装的大汉，分坐两旁。更有四十名面目狰狞的大汉，手持利斧，站在厅上。他们见黑少年押解上来，大喝了一声，把利斧一起横举，在灯火光芒下映得雪亮，盖成了一条小弄似的，给黑少年从利斧下走过。威风凛凛，好像上阎罗殿一样，令人心寒。但那个黑少年倒也并不害怕，反把他铜铃样的眼睛，向众人怒视不停，大有切齿入骨的意思。

江上峰见那少年身材魁梧，形容奇丑，倒也暗吃一惊，心想，天下竟有这么可怕的脸儿的人，觉寨中诸头目都远不如他，遂也把虎目一瞪，大喝道：“好大胆的黑小子！竟敢上虎穴来自寻死路吗？你姓甚名谁，快快从速报上。”黑少年立而不跪，怒叱道：“小爷坐不更姓，行不改名，展飞熊是也。你这老匹夫莫非就是江上峰吗？”江上峰大怒道：“你这小子死在临头，尚敢呼孤王名字，见了孤王，为何不跪？今日到来，究竟有甚冤仇，快速道来。”展飞熊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山野匹夫，敢称孤道寡，岂非笑死小爷了吗？小爷与汝冤仇不共戴天，今日到来，来取汝匹夫之首级的。”江上峰见他倔强如此，遂命两旁武士用乱棍打他腿儿，叫他跪下。不料展飞熊的两腿仿佛生了根似的，任你怎么敲打，他却兀是站立不动，后来他用气功一进，那些木棒竟都一折为二了。

江上峰见他有这等高的本领，遂叫罢了，一面又向他喝问道：“展小子，孤王与你究竟有什么冤仇，你快告诉孤王，可以饶你一死。”展飞熊这才告诉道：“你难道不记得十五年前被你杀

死的展振生了吗？他就是我的爸爸，他们养下我后，因有事回乡，把我寄在姑妈的家中。不料路过太湖，就被你这贼杀死了咱的父母。有人逃回告诉咱的姑妈，姑妈在咱六岁时细细告我，叫我长大了为父母报仇，咱就牢记在心，遂抛家寻师。在太行山遇到异人清清和尚，于是在山学艺，至今已有十二年了。今日下山，乃报仇而来。不料汝等用暗计伤人，非为英雄本色，咱虽死而心犹未甘。汝若能放了咱，再与汝等一一交手，咱若败在汝等之手，死亦瞑目的了。”

江上峰听了这些话，方才恍然明白了。不过十五年前的事情，自己杀的人也不知万千，什么展振生，哪里还能够一一记得。正欲吩咐把他处死，却见江二郎出座说道：“父王，听儿臣一言，此贼口出大言，说咱用暗器暗算他，非为英雄本色。那么咱们暂且放了他，再见个高低，也好叫他死而无怨。”江上峰知道二郎是个好胜的少年，今听他这么要求，意欲答应他，试试这个小黑牛到底有多少的力量。不料丞相皇兴道人出位阻止道：“二皇子之言，吾以为不可。常言道，纵虎容易缚虎难，事到如今，岂有暗计明计的分别？况且兵不厌诈，出阵交锋，全仗智力取胜，焉有不可之理。”江上峰听了这话，遂把初意打消，点头称是，说道：“丞相言之有理。孩子，管他黑牛甘心不甘心，自来送死，与咱们何干？”说着，遂吩咐小的们快把那只黑牛开胸取心下酒。一声令下，喽啰们遂把展飞熊绑到大柱子上去。二郎见父亲令下，也只好闷闷而退。这时喽啰们把一海碗的醋儿，叫飞熊喝下。飞熊本待不喝，后来仔细一想，死则死耳，有什么害怕？于是一仰脖子，喝了一个干净。但是他心中在暗自叫道：